

# 圣俗之间：拉萨信徒日常转经习俗初探

卢茜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本文以拉萨市区藏传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对其日常转经仪式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调查，发现该仪式本身具有神圣与世俗混融的特性。转经仪式通过信徒与圣义、圣迹、显圣物之间情感互应形成独特的神圣性空间，完成对宗教性群体的社会整合。同时，该仪式又将采买、运动、倾诉等日常需求纳入其中，使宗教的神圣性在世俗中得到宣扬。另外，青年信徒身上呈现出行为与思想既放纵又克制，既迷茫又清醒的特征，映射出传统文明与宗教文化在相互试探中温和并存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神圣与世俗；拉萨；转经；藏传佛教

## 一、宗教性群体的聚合

转经是藏传佛教中一种日常性宗教活动，即以围绕佛教圣物或圣地，按照特定的路线，以步行或者磕长头的方式绕转祈祷。斯朗曲珍将实际操作中的转经分为日常性转经与朝圣性转经两大类。日常性转经一般指绕离家较近的寺庙佛塔、佛堂等等，具有经常性特征<sup>1</sup>，转经的方式按宗教的不同分为两种形式，藏传佛教信徒顺时针方向绕转，苯教信徒逆时针，基本都是以布达拉宫、大昭寺或是拉萨城区其他小型寺庙以及附近佛塔为中心，呈环形路线，起点亦是终点。绕转的同时，手中以同样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摇动转经轮，有时捻动佛珠，有时转动转经廊四周的玛尼筒，口中念诵六字真言或其他简化经文。

上述整个过程基本包含了一次完整转经仪式中的所有元素，仪式的每个过程环环相扣，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集体。在拉萨，这一宗教性群体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年龄段，从破晓至日暮，形成一支支庞大的转经队伍，诵经声、捻珠声、鞋靴擦地声与“喀啦喀啦”滚动经筒的声音相互碰撞，形成一片无形的磁场，弥散出强大的能量，迫使每一个进入这一神圣空间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一种宗教情结的召唤，自然而然地做出相应的膜拜行为。正如涂尔干在关于仪式的讨论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仪式当中，会“因为集体、情感、气氛等种种因素共同构造道德和社会集体感”<sup>2</sup>，它能够激发信众有关共同信仰的“集体记忆”，并在此观念上形成“行动的忆存”，进而使其偏离原有的价值判断，甚至改变其文化观念。<sup>3</sup>

## 二、神圣性空间的建构

伊利亚德以人为中心来把握世界，认为“神圣”即“世俗的反面”，神圣空间由人来营造，人在世俗空间无序性的基础上赋予日常生活中所见所用之物，所思所感之事以特定的“意义”，从而使世俗空间在特定时刻转化为神圣空间。因此，二者并非绝对各自独立，而是一种动态平衡且空间性质螺旋上升的关系。要实现这一动态转化，则需具备许多基本要素，具体到转经仪式，仪式过程中“圣义”、圣迹、显圣物以及信徒对前三者的统筹运用构成了转经过程中形成的整个神圣性空间。

首先，“圣义”即教义，指宗教所信奉和宣扬的思想 and 道理。对于拉萨的转经信徒而言，就是藏传佛教所修持的义理观念。藏传佛教主要传承大乘佛教，以度无量众生为己任，显密兼修，强调慈悲平等，持“轮回”观念。“六字真言”是转经信徒每日必反复念诵的陀罗尼，被认为蕴含宇宙中大智慧，大慈悲，信徒们相信只要“循环往复不断念诵，就可以禳灾祈福，功德圆满而成佛”<sup>4</sup>。

其次，“圣迹”即圣人或神圣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藏传佛教神圣空间构成的主要部分就是以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各个

寺庙佛塔为主的圣迹，围绕这些圣迹，信徒们绕转供奉，使神圣世界与世俗生活相连接。由于围绕任何圣迹都可以转经，因此拉萨拥有多个“廓”建构起来的神圣空间，但最主要的则是八廓、孜廓和林廓三条转经道。八廓以大昭寺为中心，孜廓以布达拉宫为中心，而林廓包括了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阿尼苍古、南三怙主寺、千佛崖、功德林等寺庙和佛堂，是距离最长的转经道。

再次，“显圣物”即一种向世俗众人显示神圣性质的东西。伊利亚德在其《神圣与世俗》中提出“显圣物”的概念，将神圣空间与显圣物联系起来，人们通过显圣物与神圣世界建立联系，以得到神的指示、宽慰、庇佑，向神表达忠诚或感激。他认为“宗教的历史就是由许多显圣物所构成，是通过神圣实在的自我表证所构成”<sup>5</sup>。在藏族社会中，几乎人手一个转经轮。转经轮又叫嘛呢轮，相传起源于印度，一种说法为“最早是由观世音菩萨嘱咐龙树菩萨去龙宫取得”，另一种说法则是“由五方佛传授于狮面空行母，又传于龙树菩萨”，总之，无论哪一传说，都带有强烈的神秘性，它的诞生皆为“利益末法时期众生、诵念六字真言与各类经咒以积聚无上福德的一种特殊方便法门”<sup>6</sup>。

因此，在拉萨你可以在各条转经道上与来自藏区各地，各种各样不知疲倦、重复绕转的藏族人相遇，他们相信，佛性圆满之日便可脱离六道轮回，这是一种享受，亦是一种苦修；在拉萨城区的各个角落，你都能听到抑扬顿挫的反复念诵“唵、嘛、呢、叭、咪、吽”的声音；伴随着嘛呢轮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内藏的经咒同样被念诵了千百遍，由此他们相信，殊胜功德得以累积，善法借此广传，世间一切有情悉得普渡。总之，正是在这些世俗空间中的基本要素相集聚的同时，唤醒了宗教主体对这些要素的情感回应，从而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彼此感知的状态中，世俗空间完成了向神圣空间的转变。

## 三、世俗性生活的表征

神圣与世俗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涂尔干认为，所谓神圣的东西，即是凡俗事物借助神话、仪式、显圣物等抛弃了自己原有的特征，从而在某种程度做到对神圣的宣扬。宗教的神圣性规劝人们摆脱俗世，隐匿于空，但是事实上，普通人往往脱离不了世间实在，而宗教仪式则为人们在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寻找一个适于生存的平衡点，在节食、弱嗔、寡痴的前提下安然享受此生愉悦。因此，转经的过程也就是藏民们找寻生存平衡点的过程，是摆脱烦扰积极入世的助力。

### (一) 朝圣中的日常生活

在拉萨，日常转经的主力多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转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一圈需要三十分钟左右，转林廓大圈则需要三个小时以

上,据了解,少部分藏民会计划一天转经任务,而大部分则具随意性,但是无论转多少,圈数都是以单数圈为主,一圈、三圈或五圈等等。工作日来转经的信徒大多以退休或农闲的长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将一天之中的半天甚至整天的世间都用在转经上。就此,笔者可以为这类转经人一日的的生活画像——吃完早饭独自或约上一二好友出发前往大昭寺或布达拉宫,随身携带酥油茶和糌粑,转经间隙,便找一日光温暖处晒太阳,和周围的人闲聊或独自念经,偶尔去八廓街四周小店买些佛教用具,饭点就钻进甜茶馆吃碗藏面或自己捏点糌粑。他们非常乐意与周围的人交谈和分享食物,并交流转经心得。下午接着之前转经圈数累积,傍晚归去时,买了家里需要的柴米油盐结束一天的转经生活。

三大转经道上,密集地分布了大大小小的甜茶馆、藏装布匹商城和贩卖宗教用具的店铺。转经途中,替自己添双皮鞋,修理松动的转经筒,帮朋友带几串菩提子,为家里请一尊度母像。笔者在跟随转经时,经常顺路到八廓商城采买。八廓商城里,笔者发现本应专注于利益交换生意人却将神圣的转经念经仪式贯穿始终,看似牟利的经济行为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顺其自然的佛性。一边摇动转经筒或念经书捻佛珠一边卖货的场景十分常见。卖饰品的阿玛边宗常说“别人来买是我的福报,不买看看也不去强求,不贪,有善心该有的总会有”。许多摊位还摆放有“自动念经”的录音机,电动转经筒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本身就是一个形式进步、更加适应大众的过程。当然,老年人最常光顾的还是那些拥挤却极具包容性的甜茶馆。这里是转经群体的休息与社交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意聊一聊家常,诉说自己的苦闷,排解孤独和彷徨,交流转经朝圣的经验,甚至可以约到朋友一起吃饭喝茶转经磕头,这样的人际互动,大大满足了退休老人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排解孤独,也缓和了与家中年轻人之间因琐事产生矛盾的紧张关系。同时,转经的过程也是运动健身与动脑思考的过程,在增强身体机能,不断强化大脑记忆的同时,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信徒们将世俗活动融入转经途中,转经的路途是采买,是运动,是倾诉,是消遣,总而言之,这一看似神圣性的绕转仪式,实际上与生活本身无缝衔接,或者说转经就是一种生活。

## (二) 新时代的朝圣者

青年人是转经群体中特殊的一类,他们的身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在与他们的接触交流中笔者发现,虽然看上去喝酒蹦迪狂欢这种与佛教理念相违背的生活方式已将这些年轻人带离信仰的领域,但事实上,转经朝圣仍旧是他们调整身心的生活习惯。

29岁的洛桑,拥有近六年的美国留学经历,目前回到拉萨接手家族企业。通宵赶夜店酒局已成为他的日常,但只要一有时间,也会去转经、磕长头。他表示,年轻时候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可回来这几年反而因和藏文化的些许脱节而感到懊悔,越成熟越能品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做人的道理。这种心态在藏族青年身上普遍存在。虽然他们远跑在时代前沿,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未被弃之,而是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作为生意场上的诚信准则,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同样,35岁的洛桑益西是一家旅游公司的经理,亦是深夜酒吧的常客。但转经对他来说仍是一种享受。“就像心里有个寄托,工作上的压力,到佛前去分享一下,心里觉得很舒服。”由此可见,新潮娱乐形式的冲击并未淡化信仰在青年人心中的神圣性,反以转经这一形式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缓解了他们在快

节奏城市文化中产生的焦虑,帮助其找到更快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由此可见,这些新时代的青年以各自的方式继承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并在实践的过程中自觉地与现代精神文明进行互动,以旧理念传播新文化,成为当前藏族社会快速进步的强大驱动力。

细思之下,这些藏族青年看似矛盾的生活方式,也正是他们所处时代最真实的投射。灯红酒绿的娱乐形式与行善积德,知足常乐的佛教观念并行不悖,俗世生活与神圣信仰以一种最温和方式的共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并非相互掣肘,而是选择以一种最为和谐的形态彰显彼此。当我们再回归到转经仪式本身,于他们而言,这原就是一件神圣性极强的事情,毕竟在经济飞速发展、生产节奏加快的当下,青年人背负了更多的压力与社会责任,而转经能够使他们放松下来,去闲聊,去思考,去观察卷起经幡的风与天边流动的云。这是人们情感宣泄的出口,是青年人抹平浮躁、抚慰情绪的一种方式,调整身心,再次投入社会实践的起点,他们在转经仪式中出世,又在转经中积聚入世的力量。

## 四、结语

藏传佛教转经仪式是藏族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日常性转经仪式过程的解构,明细化阐释了该过程中神圣与世俗之间动态转化的关系。一方面,信众内心的宗教情感与“圣义”、圣迹、显圣物等要素之间产生的共鸣构建起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神圣空间,将看似无序的转经群体统一于社会的集体情感之下,建立起牢固的民族精神纽带,强化了藏传佛教信仰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神圣信仰仪式又通过诸如采买、运动、倾诉等日常生活琐事融入世俗世界之中,将其神圣性具象化,使信众触手可及。另外,青年信众身上展现出的放纵与克制,迷狂与清醒并行的矛盾状态,正是宗教世界中神圣与世俗相互交织又相互转化最有力的印证,二者的转换过程也就驱使了社会生活不断变迁,使世俗生活在保持清静澄明的状态下不断向前发展,“正如佛教所强调的那样,出世是为了更好的入世,是为了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反观自身缺陷,”<sup>8</sup>以此在回到现实世界时能更好地驾驭身心,积极面对生活。

## 参考文献:

- [1]罗惠翻.从人类学视野看宗教仪式的社会功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1).
- [2]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3]斯朗曲珍.布达拉宫日常性转经习俗及其社会文化意义[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7.
- [4]潘丽嵩.藏传佛教“六字真言”信仰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7.
- [5]伊利亚德,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华夏出版社,2002.
- [6]斯朗曲珍.布达拉宫日常性转经习俗及其社会文化意义[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7.
- [7]安月明.藏传佛教“转经轮”的文化特点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
- [8]多杰昂秀,普华.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J].青藏高原论坛.2018.6(11).

作者简介:卢茜(1997-),女,汉,山东青岛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20级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传佛教与藏民族民俗文化研究。